

39666

=4



國故正庫

選詩卷第四

上虞劉履

晉詩二

三十七首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嘗入蜀著劔閣銘太守
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鑿之由此知名起
家著作佐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佐郎累遷
廷農太守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佐郎累遷
遂稱疾告歸卒于家

七哀詩

董卓傳使呂布戮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塲墓取其
珍寶

北芒字本何壘壘舊音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

筆力明淨平敘
中寓描字之致
白之真切雖注有
神其妙安之只
本色

更寫以石磊落有

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反周甫季葉
世一作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反蒲侯便房
啓幽戶珠柙離王體珍寶見剽反匹妙虜園寢化為
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
其中蕪穢不復掃戶反蘇頲壘竝墾發萌反營農圃
皆為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感彼雍聲去門言悽愴哀
今往一作古

賦也北邙洛中山名王公貴臣多葬此山洛城
記所謂九原之地是也天子之墓曰陵恭文原
皆陵名按漢書安帝葬恭陵而世帝葬文陵先武

葬原陵鬱臙臙謂地肥美而草木茂也抔掬也
漢書張繹之有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之喻過一
坏者言諸陵之毀壞不特一坏而已便房塚壙
中室珠柙贈葬之物西京雜記云漢帝及侯王
送死皆珠襦玉匣剽虜劫掠也園寢陵旁廟墟
荒廢之地也築土累甃曰墉五板為堵堅未冠
者之稱掃除也壘塚也禮記云遠墓不登壘墾
蕪開耕也萌與氓同無知之民也繇僕繇也雍
門言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千秋萬
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乃至此乎孟嘗君聞之淚下必睫○此蓋孟陽嘗訪漢陵遺跡感而有賦故其言之詳而哀之深讀者亦不能無感焉

張協字景陽與兄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出補華陰令征北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時天下已亂遂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詠史

恬退之人自寫胸臆故其詞上蕭灑可愛

風度好仁事畫自構法似尚未

咏史不過美其事而亦歎其事括本傳不加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自憶胸臆乃叙其文叙事本事能不凡不晦以此稱雅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朱軒曜金城供居用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上髮歸海隅行人為去墮涕賢哉此大舊作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賦也西京謂西漢東都門長安東門也餞行曰祖二疎疎廣疎受也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字公子太傅兄子也亦同時為少傅金城喻城之堅也供設也海隅謂二疎所居東海

蘭陵也揮散儲積也累愚謂為愚者之累也吐
說文云相謂也冕大夫以上之冠蟬冕冕冠加
金蟬珥貂者也紳大帶之垂者見書猶言為我
書之欲其不忘也論語云子張書諸紳○按漢
書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乃相與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
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既歸鄉里日賣金
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共相娛樂或勸其為

子孫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終不聽夫二疎父子竝為師傅太
子每朝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莫不以為
榮當是時乃能抽簪勇退免辱殆之累可謂見
幾而作者矣景陽時既託疾屏居故詠其事以
諷當代之持祿固位者且首言西漢朝野歡娛
之盛以見今之不然其意微矣

樵詩六首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
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

此与十九首相遠
純是晉人詩然
調響詠快自是
一時之後俱是秋
意
骨氣挺拔不徒
二子造語

物○爾○弱○條○不○重去聲○結○芳○蕤反如佳○豈○再○馥○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賦也坤維西南隅也西陸立秋以後日行之道
浮陽日先也栖猶依也蟲藏曰蟄龍陽物也故
龍蟄則陽氣潛藏凝者止而不行之意爾之言
縮也毛氏詩註謂霜降則萬物收縮是也結者
文子曰夏條可結言其弱也至秋則堅枯不復
可結矣蕤花也瀛海史記鄒衍謂九州之外有
瀛海環之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也○此景陽
感時自警之詩言見夫氣候流易時物變衰因

感時促

歎時遲妙
起悲年促絕有
味態

念人生奄忽若此則君子之進德脩業不可以
不及時也且聞孔子川逝不舍之歎則知前脩
所以自強不息者亦法乎此而已可不勉哉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如字一音陽谷翳翳結繁雲森
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踈
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
憂將從季主卜

比也朝霞陰雨之兆諺云朝霞不出門言其必
雨也丹氣霞氣也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
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赤然湯谷日所出處謂

其熱如湯也森森多貌杜子美言雨脚如麻亦是此意竦竦動謂凋傷也如東言葉落條輕而上聚之貌季主姓司馬氏漢時賣卜長安東市○此景陽觀朝綱之紊亂憂國祚之不永也其言朝霞迎日而丹氣臨湯谷者以比惠帝之初權姦柄國氣勢烜赫為亂之漸也至於翳翳結雲森森散雨則陰邪日盛而悖逆非一矣甚至殺害忠良迫及乘輿由是賢才退散朝廷孤危正猶風摧勁草霜竦高木而林葉枯踈森然如束也且吾向也歎逢時之不早今乃悲世運之

促忽譬之少時日望長大及既垂老惟懼衰沒爾時既若此尚將從善卜者以占其吉凶如何亦可見其憂國之忠誠矣詩云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其是之謂歟

昔我資章甫聊以造諸越行行入幽荒歐駱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的音零瓊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筆列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辨反勅比也資謂齊貨以資給也章甫禮冠名諸語詞越通住粵南蠻總名歐當作歐越地東歐也駱

越王姓按史記漢東海王搖都東甌其先越王
勾踐之後姓駟氏徐廣曰駟一作駱祝斷也謂
削髮也設施也此以上語意皆本莊子執齋孰
也魚目魚之目睛侶珠者不見豈不見也郢楚
都今荊州之江陵也居然別猶言可坐而別陽
春巴人皆曲名宋玉對問云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人屬而和者數千及為陽
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是其曲彌高者和彌寡
下節猶言下品○此景陽傷已之不過也言我
昔資章甫以往幽荒之國而其俗好僻異此貨

終無所用以况初年抱負所學入仕于朝而朝
廷漸至昏亂惟邪佞是從是以吾道卒無所施
焉彼小人者自以為是乃反以我為迂猶執齋
之夸美玉魚目之笑明珠也然其是非真偽豈
難辨哉如陽春巴人之曲高下固已絕殊但流
俗昏迷不能察識焉爾

泛軍
氣甚壯居然有
驅三軍之勢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
旌○一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駢迷○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鉞鳴鞘○反仙妙中烽火列邊亭○舍聲我
衛門衣更聲被緣○反莫半胡纓疇昔懷嚴志○帷幙竊

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
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賦也懸旌戰國榮云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
鞞騎上鼓神武軍威勇捷之稱後世禁衛亦有
神武軍之名長缺劍名鞞刀室也邊候有警舉
火以相告曰烽縵胡謂麤縵無文理者莊子謂
劍士垂縵胡之縵帷幙軍中運籌之所折衝高
誘曰謂能折還敵人之衝車使不得進也晏子
春秋云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制勝猶
言決勝兩楹賓主之位也○此篇殆在於征北

從事中郎之時乎言在軍中心無定系常恐邊
方警急即當奮身以往蓋我疇昔有志於此而
帷幄之事竊嘗經心焉何必手操干戈乃為用
兵惟坐於廟堂而笑談樽俎之間自可折衝而
制勝矣且巧遲不如拙速亦兵法之機要也詳
此則景陽之才畧過人亦可見矣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叶經下鞞車如昨日望
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叶于流波戀
舊浦行雲思故山叶輪閩越衣鞞文蛇胡馬驅度
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賦而比也。述循也。謂循其所受之職。投遠也。旅衆也。下車始至之時。如昨日者。言不覺其久也。望舒月。御此直指為月也。閩越南越也。文蛇如柳宗元言永州之蛇。黑質白章之類。衣者蓋以其皮為衣也。習慣熟也。○此篇蓋在於河間內史之時。河間北方郡。即今瀛州也。故言述職邊城。羈束頗久。因感時物之變。乃託流波行雲。以自比。復舉風土之便。習物性之固然者。以自決焉。然則景陽之託疾歸隱。其在斯時歟。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七

反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音輻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籠雒。寒猿擁條陰。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岍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澗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游息去聲。竹素園寄詞翰墨林。

賦也。藪。天澤也。水南為陰。山有穴為岫。滄。雲興貌。詩云。有滄淒淒。興兩祁祁。山小而高曰岑。箕畢二宿名。凡月宿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公羊傳云。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壟田。埒。楚叢木也。迴環。

瀟之貌淵止水也養真謂守其性之自然尚亦
貴也陸沉以譬隱者無水而自沉沒也竹素謂
典籍古者以竹簡紉素為書園以喻廣林則言
多也○景陽既歸隱卜築耕稼而作此詩夫以
乍去祿位處此深山窮谷而其景物凄然人跡
闕絕宜若不堪於懷者然見重基之積則志
可擬之使益高觀迴淵之澗則心可比之使益
靜於是養真韜晦以道自勝而時游情於簡冊
屬詠其詞章已自不勝其樂尚何富貴之足慕
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大司馬
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奇才領
父兵為牙門將吳亡年始二十乃閉門積學
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為祭酒
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出補吳王郎中令入
為尚書郎趙王倫輔政引為參軍太安初成
都王穎等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因戰敗績眾譖之遂為穎所害年

四十三

○○ 短歌行 四言

說見前長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
去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
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豈曰無感憂為擊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
有訛長夜無荒

賦也揚發也蘋萍之文者生白華暉先鮮貌來
日指將來之日去日謂既往之年在房即詩所
謂入我牀下也章著也臧猶嘉也長夜猶言終
夜史記云紂為長夜之飲荒謂樂酒無厭也○

此士衡宴會賓親之詩既有以勸其不可不樂
又得以因其會而忘憂而卒能以長夜無荒為
戒其得唐風蟋蟀之遺意者歟

○ 猛虎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古詞
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
安無巢遊子為誰驕但取首句二字以

及古之命題耳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
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

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巖崇雲臨
岸駭鳴條隨風唵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
無叶響亮節難為吾人生誠未易反豉叶開此
襟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賦而比也盜泉泉名尸子曰孔子過盜泉渴矣
而不飲惡其名也歸猶去也歲陰謂春夏為陽
秋冬為陰崇高也駭驚亂貌懦弱也襟即懷也
耿介堅正特立之貌○士衡既入洛羈寓久之
雖成就仕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不聽此
篇之作其在斯時乎首言雖渴不飲盜泉雖熱

不蔭惡亦此有志之士審擇所處而其立心之
苦有非它人所能知者且士衡素負才望志存
匡世吳既已矣舍晉復將何之故又言惟當整
駕敬待時君之命令今乃杖策而出遠有所求不
免服事權門追逐群小譬猶飢食席窟寒栖雀
林亦何心哉殆將遭時立功以遂所志焉爾今
既不然而况運祚日衰擾亂非一亦猶時往歲
陰雲駭岸而風鳴條也當是時我但言嘯於幽
僻無入之地以自適焉蓋以絃之急者必無懦
響而負直亮之節者言必不哭豈不於此難為

我故又嘆人生實不易為而所蘊何由舒展願
我平日耿介之懷而今若此是以俯仰古今不
能無愧也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
薊。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
堅氷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獠貊暗亮未
夷。征人豈旋末。德爭先聲。鳴凶器。無兩全。帥克
薄。賞行軍。沒激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研連于
旃。振旅勞。歸上受爵。橐街傳。未戀反如字

賦也。陰山在北塞雲中之地。候守疆吏也。勁強
悍之意。北狄曰虜。即獫狁也。燕然虜中山名。旌
旆皆旗屬。析羽曰旌。繼旒曰旆。綿長徒空也。末
德指兵事而言。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先鳴左氏傳。周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
預註。謂自比於鷄鬪。勝而先鳴。凶器謂兵也。克
勝沒陷也。甘陳。漢甘延壽為西域都護。與副校
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以功封延壽義成侯。賜
湯爵關內侯。旃謂旃帳。穹廬也。振收也。橐街傳
陳湯上疏。請懸單于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

在長安城門內李善曰邸傳舍也蓋稟街置邸
所以為蠻夷朝宿之舍也○此亦從軍之詩不
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艱久而不返者以獠
狠之未平也終論爭先交戰勢無兩全而勝負
得喪安可預必惟將効古人收功于虜庭受爵
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詞平理
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苦寒
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歌等篇徒以詞藻豔
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為錄之但受
爵二字視左太冲長揖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悲涼古直

門有車馬客行

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
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叙
溫涼借問邠族問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
皆凋喪去聲叶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
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
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賦也發發足於彼也念君者設為客詞也濡跡
漬足也江湘本言涉江以湘水亦入于江故兼

言之投振也投袂忽遽出迎之意攬撮持也温涼謂經別之氣候舊齒耆老也市朝城闕皆指吳故都而言丘荒猶言丘墟○凡旅寓之士聞有客自故鄉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惻愴之情豈得自己况士衡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勲於江表及已亦嘗領父兵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且聞故都丘荒而先壠久不歸省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尤不能不為之悲傷也

○長安有狹邪行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相和歌詞之清

調曲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臚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欣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辭子同歸津

賦而兼比也岐道之南出者爾雅以二達謂之岐南華景日先也玉佩玉樸猶愚也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俊民即豪彥也厲暴也

傾猶委也家語云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訊言也鳴及晨者以鷄喻人當及時而仕也守一謂執守常理而不變者矜自負也規行矩步謂舉足必中度也曠闊遠貌逮及也投足循跡而行也遂從也殊塗謂正塗與邪徑異趣者易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要約也○士衡在京洛見世道險狹邪僻而豪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為喻而賦此以諷焉首言車服之華麗氣勢之驕暴已足彰其失矣復謂我本倦遊之客易於止託况多豪彥舊

親承以美言諄諄勸誘如此是豈不知岐路可以追及於人哉然既投足於正塗而意向已定不可改矣蓋窮達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猶四時寒暑各異而一氣流行則同不必一一相循且將遂我所適而要子於同歸之津可也此不特辭其所勸而所以警之者亦深矣但意圓而語滯舊說不能盡通爾

豫章行

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按樂府錄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

山又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
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後人因以為豫章
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重韻無謂當作岑川陸殊途軌
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
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異無停陰前路既
已多後塗隨年侵促薄暮景疊疊替鮮克禁曷
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賦也水岐成渚懿親謂兄弟也三荆齊諧記云

曰真田慶田廣欲分財產堂前有紫荆一株夜
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聞分
斫尚如此况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四鳥說
苑云完一作岷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乎
四海母悲鳴而送之其聲甚哀悼傷也前路謂
已歷之年後塗猶言末路疊疊進不已貌禁當
嬰繫行去也○士衡以兄弟將有遠行因傷別
而賦此且言人壽無幾徂年促迫則已無如之
何況復以茲離別而懷苦心耶然有遠大之節
者其繫于物必淺而近情之人能不深有所累

乎故於其行但祝以善自保養雖形影隔絕惟當繼以音問可也

塘上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按鄴都故事魏文帝甄皇后為郭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為詩有蒲生我池中及弃捐素所愛等語即此曲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蘩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泚氣與時隕餘

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顧君廣末充照妾薄暮年

比也離香草侶水薺生水中故曰江離楚詞作離宣猶揚也藻華彩也玉臺藻書註云上帝所居滄浪水名泉取其清而言渥厚與深泚和傾圯愛寵也末者遠及之意○此篇豈亦宮中妃嬪之流有衰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離為喻以諷其主焉或曰此士衡慮已之詞然不可考其何為也且言智能傾愚衰當避妍固天道之常

故於身退有不足惜但懼讒邪如蒼蠅之能變
白黑者乘間而進有以惑亂於君耳其忠愛之
誠見於詞者如此則庶幾能感悟之云

招隱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
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
翠幄屋叶音結風李善作佇蘭林回芳薄如秀木山
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
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
欲

賦也明發謂將旦而究明開發也構說文云蓋
也覆帳謂之幄結風上林賦結風激楚註云回
風也佇停也蘭林猶楚詞言蕙林回芳謂蘭氣
飄轉者薄回薄也靈者美詞頽響奔迸之聲曾
與層同重級也曲謂空坎處澆通作漉漉也莊
子曰唐虞始為天下興化溥醇散朴舍車曰稅
○士衡見朝廷仕進之難慕山林隱居之勝故
賦是篇言明發而心息不平乃振衣舉足想夫
幽人之在深谷而招尋之觀其朝夕暇豫景趣
自然有不假營為而至樂存焉者且富貴誠不

易圖則將就此稅駕以從吾所好而已此特託
為空言而不及踐者蓋其幽隱之情卒無以勝
夫功名之志焉爾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宜叶干朝榮東北傾夕頽

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

暮商焱飛層雲無溫液巖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

玄景蔭素蕤豐條竝春盛落葉後去聲秋衰慶彼晚

凋福忘此孤生悲

賦也榮花也傾謂傾心向日頽芳莖也朗明柔

借葵喻意有態有致

高痛一語其奇絕是擊空撰出一扁骨力全在此

和戢止也無溫液者謂重陰寒凝無溫和之澤也慶賀也○李善曰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以機為倫作禪文收之賴成都王穎救免故作此詩以謝其說得之蓋士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北園自况而露澤月輝以喻君之寵祿時逝歲暮以喻晉之衰末且以霜威比齊王而高墉比成都也

贈從兄車騎

從兄按本集字士充車騎官名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

語淺而思深穆然可懷正不必雕鏤

受忘自及作忘歸
固妙數鳥双起却
單以鳥結

去心鬢鬢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讀如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如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興也。谷水崑山。茲在吳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北有長谷。陸遜陸凱居之。谷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祖葬焉。營猶熒熒也。人之陰靈為魄。以其陰靈之聚。若有光景。然故謂之營魄。又禮記註云。耳目之精明為魄。爽即明也。豫樂也。所欽指從兄而言。怨慕。怨已之不得見。而思慕也。

○此士衡在京師時寄贈之詩。言彼孤獸離鳥。則各思其故處矣。此遠遊從宦之人。其心辛苦。豈無所為者耶。故下文歷叙其懷戀故鄉。思慕從兄之情。既已深切。且謂安得靈草。使人忘歸者。以樹背襟乎。蓋背與襟本非樹草之所。特以其切近於身故。託言之。譬猶思羣之鳥。音聲悲苦。其實如此。豈虛言哉。

贈尚書郎顧彥先

顧彥先名榮。亦吳人。與士衡兄弟同入

洛時號三俊

只是賦苦兩

以眼前意而寫
得流動有態

大火貞朱音積陽熙自南金叶反望舒離金虎屏併
音翳吐重陰二凄風上迤去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
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
子隔蕭牆音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音聲與音
音聲日夜闕何用慰吾心

賦而兼比也大火心星也仲夏之月昏見于地
之南方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貞正也朱
充朱明也積陽淮南子所謂積陽之熱氣生火
火氣之精者為日是也熙說文云燥也離麗也
金虎以畢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故總名之屏翳

呂氏春秋謂之雲師者是也迤逆也而久曰苦
而輕羽謂扇也蕭牆門屏也○此蓋士衡與彥
先同時為尚書郎因雨久不得相見故贈是詩
且以寓夫朝廷方當隆盛而陰邪擅權政事乖
錯感物懷憂欲相慰而不得之意云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緇音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音聲亂心曲沉
歡滯不起歡音沉音難克興心亂誰為音聲理願假
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清徹有逸致
快語

賦也緇黑也同懷子謂婦也隆繁盛之意心曲
心中委曲之處沉深也浙江在吳地水別復入
為記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借問歎何為
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
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願保金石軀慰
妾長飢渴

即為彦先代婦述亦可

賦也充滿也閨門內也佳人猶言良人眇視遠
而難見之貌天末謂天之盡端音息音問消息
也箏箭本受弦處箭釋則箏離弦矣金石喻堅

飢渴喻思也○此時託為彦先夫婦贈荅若近
於戲然其詞義敬慎殊不失倫理之正且言願
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則又見其愛愈篤望愈
深而無怨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二
陸吳亡入洛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後成都王
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
言忤穎因機敗并遇害

荅張士然

按孫盛晉陽秋士然名悛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在渚悲風薄丘
榛脩路無窮跡并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
良隣歡舊難假合反古沓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城
髮髯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賦也通直枉曲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循沿也
桑梓城謂父母之邨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眼中人指士然而言靡靡行貌眷眷顧戀之意
○此蓋士龍入洛時答士然所贈故厯叙川塗
風俗之異感念故鄉親舊之遠是以行愈遠而
情愈苦也

為顧彥先贈婦

文選本有二篇皆婦答之詞舊註並謂
贈婦婦答各為二首此云贈婦誤也愚
按士衡亦為彥先贈答各一篇而總題
之曰贈婦意者士龍名題當不異此但
昭明止錄其答詞而題則因其舊耳

悠悠君行邁近十九首焚焚妻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
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
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御恩
非望始

爭骨蒼然頗
近十九首

賦也京室京都宮室也粲粲鮮明貌都人子即
京室妖冶以明富貴家女也雅者閑習從容之
意權者聳直激動之貌紀記錄也銜謂承受之
如口含物也○其言君行邁而妾獨止山河萬
里安可踰越者盖有欲往從而不得之意且謂
京室之妖冶誠可愛美而已之衰賤何足紀錄
雖蒙遠有贈言終非敢望於昔日之恩好也此
篇詞若謙恭而其怨嘆之意自有不容掩者豈
亦有為而言歟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美姿儀少才穎踈

為奇童太尉賈充辟為掾尋舉秀才為郎遷
河陽懷二縣令勤於政績入補尚書郎廷尉
平皮命諂事賈謚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
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
為亂誅之夷三族

在懷縣作

按輿地廣記懷州武陟縣本漢懷縣即
禹貢覃懷之地唐貞觀初省入武陟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
曦朝想慶雲興夕遲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

提只是思入京
一意

常意早意然
字未却自有
夙致此乃所謂
作家正不及此

臨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

衢列高椅於宜瓜瓞反田節剪長苞薑芋紛廣畦飛

規眾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激

名目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

載迄許訖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

賦也南陸夏月日行之道脩景謂日永也夏為

朱明末垂將盡之際謂六月也夏至後第三庚

為初伏赫曦盛也慶瑞遲待也集來會也靈圃

猶言靈囿瓜之小者曰瓞蔓延也苞謂瓜藤紛

襍也畦區也稻杭稌也凡卉木初生可植者曰

栽肅齊貌黍糯禾也乏者不足之詞驅役猶言

趨職宰邑長之稱績治功也京輦謂天子所都

輦轂之下迄至也廊廟後漢書註謂殿廊及太

廟皆謀國事之所出通作黜貶斥也○安仁自

河陽遷懷令因避暑登城瞻眺乃知在外既久

而起戀闕之情故作是詩其中歷叙景物惟果

木禾蔬一皆有用而不可缺者政宰邑者所當

觀省且因以歎已之虛薄乏用會時物之不若

也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
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出為南中
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致富不貲後拜
太僕衛尉與貴戚王愷等以奢侈相尚有愛
妓名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
誅族其家

王明君辭并序

按伎錄王昭君詞石崇所造乃相和歌
詞之嗟歎曲也

王明君者本是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

焉漢書王昭君字嬀之昔公主嫁烏孫漢書西域傳烏

孫使使獻馬頭尚公主武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妻馬令琵琶馬上作樂

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
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遠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

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

關於延氏音名珠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聲去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
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

賦也訣別也前驅導行之人抗舉也御侍從也
流離猶淋漓也轅車前曲木以持衡者五內五
臟也穿廬旃帳也關氏單于后稱父子謂呼韓
邪單于初請為漢壻及死子雕陶莫臯立復妻
昭君生二女默默隱忍貌苟且也聊况味也糞
穢也并猶俱也○此季倫述昭君之意而作也

夫昭君之失節單于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
亦錄而不遺者以為於此可見漢道之日衰而
使匈奴得遂所欲足以垂鑒後世也况其終篇
不苟情至詞贍有可觀者焉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少有孝行補臨淄令申
節婦誣殺姑寃獄放死囚暫歸家剋日令還
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為長
沙王又司馬又敗免官惠帝末起為襄城太
守永嘉中遷高密王征南司馬流人王道寇
掠城邑遇戰死之百姓並為奔喪號哭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
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皆
一作背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先儀對賓誦有
客舉觴詠露斯臨樂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賦也廉藺廉頗藺相如也頗為趙將後以趙括
代免歸遂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復至又
趙王以相如從會秦王于澠池有功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欲辱之相如出望見頗引
車避匿於是舍人羞之皆請辭去田竇讎怨相

田蚡竇嬰也二人皆嘗免官居家蚡以太后故
親幸數言事多効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困
蒙謂困窮而昏蒙也蔭被及也先儀先華儀容
也有客周頌篇名露斯小雅湛露篇之詞以興
厭厭飲醉之義樂指詠歌而言禮記云臨樂不
歎素絲路岐語出淮南子言其易變而不一也
○此蓋類遠免官家居時感鄉里之人不忘故
舊而作言自古勢利之交隨時向背人心物性
莫不皆然今我當困蒙之時衆皆背去而鄉人
獨能待我如此豈易得哉故復於觴詠之際發

素絲岐路之歎殆將勉其益敦此義不可惑於世道而有變也

潘尼字正封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累拜太子舍人出為宛令入補尚書郎趙王倫篡位遂稱疾歸齊王罔起義引為叅軍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携家欲還鄉里道病卒

迎大駕

舊註東海王越奉大駕討鄴軍敗奔下

邳永興二年越率甲士三萬迎大駕還洛尼時預焉故有此作

俱不甚精亦只此兩語點得中節便喚起一篇精神

南山鬱岑峯音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攄許偃浮湧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峻函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賦而比也岑峯高峻貌蘩皤蒿也下濕曰隰順從集止也車上張繒曰攄帷車幙也世故謂國

家禍亂之事嶠山名有東嶠西嶠又名嶽釜山
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函函谷已見曹子建詩檻
養獸籠騏驥良馬維繫繫絆也自狐狸以下至
此皆比詞俎豆禮器也○尼之任也當惠帝昏
庸諸王構隙至於劫遷車駕國步艱危羣兇得
意而君子不獲遂其所施故賦此詩託為路人
相勸之詞以寓退休之志焉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以雄豪著名永嘉初
為并州刺史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悽然流涕並棄圍去建興二

年加大將軍都督并州三年進司空四年其
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段匹磾因
與結婚約以共戴晉室元帝渡江復加太尉
封廣武侯後其子羣與匹磾有隙遂被害謚
曰愍

○○ 扶風歌

劉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而琨擬之按
晉有扶風郡在今陝西鳳翔府然此詩
所指未詳何地又按伎錄古無此曲梁
昭明又編于雜歌之中豈越石初為之

歟

朝。薨。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旃。斡。左。手。孿。繁。弱。右。手。
 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
 下。聲。如。流。泉。繫。馬。長。松。下。裝。鞍。高。岳。頭。烈。烈。悲。風。
 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
 去。聲。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糜。鹿。遊。我。前。猿。猴。戲。我。
 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足。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
 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五。臣。期。
二。字。無。謂。寄。在。白。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聲。陳重陳令
 心傷

賦也。廣莫門。洛陽城北門也。丹水。按漢書出高
 都縣。筓谷。高都。即澤州之晉城縣。今澤州有省
 冤谷。秦將坑趙卒於此。積血三尺。川為之丹。故
 名丹水。龍淵。劍名。裝將自此起也。山之高者亦
 謂之岳。此指太行而言。結鬱塞也。摧藏。困處之
 貌。絕峭極也。李騫。旗張銳。曰。謂李陵也。蓋兵家
 以斬將搴旗為能。故以此目之。忠信云者。謂陵
 不得已而降。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漢。

也○越石既失并州遂奔薊依段匹磾聞元帝
渡江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嶠屢求
反命而朝廷不許故有是作首一節言初赴并
州有顧瞻戀闕之情次言將陟太行之險而與
送者謝別有哽咽悲傷之意中叙去家既久屢
致喪敗不免奔竄窮困而有君子道微之歎末
章之意謂雖託身鮮卑其實相與歃血同盟翼
戴晉室今不見信則亦無如之何矣不敢斥言
其君故借李陵為喻而反覆歎息之也盱江黃
應龍曰琨初與匹磾約為兄弟今詩以凶奴待

之宜其有隙終為所害也

重贈盧諶

訴苦中豪等
猶是勃動人
正是英雄甲
語感慨有際

握中有玄李善璧本自荆山璆精惟彼太公望普
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
曲起呂逆遇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
石鈞苟能隆二伯通作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扶何其不夢周誰云聖
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我不知與去乎若雲浮朱
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末二句尤奇絕
最早最豪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興而又比也玄璧璧之制形圓象天故其色尚
玄荆山在荊州江陵者是也蓋江陵即古之郢
都卞和於此山得玉璞璆即謂此玉也太公望
呂尚也文王田于渭之陽見尚坐茅以漁載與
俱歸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
望鄧生鄧禹也更始時闕亮武安集河北乃自
南陽杖策追至鄴謁見曰願效其尺寸垂功石
於竹帛白登漢書註云平城旁高地幸猶賴也
曲逆陳平所封縣屬中山郡高祖擊韓王信於

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用平祕計得
解乃更封平為曲逆侯鴻門項羽留沛公飲處
在京兆府新豐縣留侯張良也是時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有頃公從間道走使良謝羽得免重
耳晉文公名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也小白齊桓公名射鈞謂乾時之役管
仲射桓公中鈞後以為相悲獲麟魯哀公十四
年西狩獲麟孔子傷其出非時而見害反袂拭
面涕泣沾袍駟乘馬也輟轅之別名○此越石
專言已志之不申而以贈盧諶為題者豈以樂

平之敗未幾而并州又沒于石勒遂奔幽州得
與謀會故述其情以告之歟言握中之璧可貴
重者本由荆山璞玉斷而成之以興太公之為
文武師以佐伐商之功者本惟昔日涓濱一釣
叟耳蓋自古聖賢遭時應運而君臣相濟有如
此者故鄧生亦不遠千里而求見光武幸居雲
臺功臣之首又若高祖能用陳張深謀奇計賴
以排難解紛終成大業齊桓晉文不忌五臣之
黨射鈎之讎而信任之卒致霸功之盛良有以
哉今我中夜寤歎想與昔人同遊而遇非其時

故借孔子不夢周公之語感麟涕泣之事以反
覆悲傷之也朱實以下又皆自比之詞且謂時
既不利志氣摧弱有非平日之堅剛者矣情痛
語至不復隱諱可哀也夫

盧諶字子諒范陽人劉琨辟為從事中郎復
為段匹磾別駕後成帝以散騎常侍徵諶段
末波愛其才終不遣末波死依石季龍及冉
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時興

豐豐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遊原采蕭

藿北逾邛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露蔓草悲風振
 林薄撼撼反所隔芳葉零當作繁芬華落反下泉
 激冽清曠野增遠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巘形
 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守作
 玄漠

賦而比也廓猶闢也蕭香蒿藿亦香草也撼撼
 葉落聲繁繁垂貌芬香也下泉泉下流而能傷
 物者詩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急流曰激冽寒
 也索荒寂貌崖巘邊畔也春生冬落謂之變陰
 陽運行謂之化在興也澹與愔同安靜也至人

莊子所謂不離於真者玄漠指道體而言見張
 茂先詩○此子諒遭天下喪亂感物興懷之詩
 故以歲暮以晉代之衰末霜風下泉比寇盜之
 侵擾而芳葉芬華且以比生民之凋弊者也其
 意蓋言天運而不已地廓而無窮人生其中乃
 忽值此歲暮之時聊且遊原野采蕭藿以自娛
 而其所歷景象遠索如此登高極望滔滔皆然
 是知時物之變固不免隨化而遷則人心之靈
 又焉得不因物而興感乎唯至人者乃能安時
 處順目擊道存而不動其中也

贈崔温

李善曰集云與温太真崔道儒盖崔悦
温嶠也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
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屬迅颺山阿起
雲霧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
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
惟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
音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知與時遇恨以
駕蹇姿徒煩非子御亦既弛負檐忝位宰黔庶苟

云免罪房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丁練黜終乃最
眾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
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賦也沙漠流沙也在匈奴南界舊京洛陽也良
儔指崔温而言賢士謂下文李趙輩也聲譽流
傳而能動人謂之風存察務事鄙邊也俠之言
挾也以權力挾輔人者也固謂除絕李牧趙之
良將常居雁門大破殺匈奴軍使不敢近邊者
十餘年趙奢亦趙之田部史也秦伐韓乃遣奢
將兵救之秦軍敗走疆場邊界也折猶挫也謂

使秦人挫其北伐之謀也羈旅寬政用管仲對桓公辭卿之語謂段匹磾能容任已也委質猶言委身非子善養馬者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弛解也負檐勞役也宰治也戾違失也收猶取也倪寬為漢左內史愛民不忍急切以租不入課殿當免官民恐失之乃相率載檐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宜上凡下功曰殿上功曰宜何武漢楚內史為人仁厚居官無芥芥名去後常見思有素謂素有此心也○此詩蓋子諒當洛陽焚毀之後為幽州別駕之時遊

覽山川風景感古念今舒寫情素特以寄贈崔溫二子云爾然其委質所事謙已恤民於此亦可見矣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文章冠一時尤妙於陰陽筮歷卜筮之術王導引為參軍元帝始鎮建業使璞筮之所言皆驗補著作佐郎遷尚書郎以母憂去未幾王敦起為記室參軍敦既謀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問卿壽幾何荅曰命盡於今日日中敦即收斬之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息氣源慨磊
落撰語復奇振
宏肆略多粘滯
真是仙品道退
指仕進凡仕進
者必為保全身
名計至退則徒
為觸藩羝羊
孰若高蹈風塵
外乎牧老脚氣
伏枕偶繕此詩
豁然心用目嘆
古人之詩不易
讀
景純常存臨
沮縣如游仙詩款
青谿芝美鬼谷
之名隱者通稱
蓋假稱也

遊仙詩五首

景純之游仙即屈子之遠游也章句之士安以知之

頂中有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脩時不存，要辭之將誰使。

賦也青谿山名李善引庾仲雍荊州記云臨沮縣青谿山有道士精舍按臨沮即今襄陽府南漳縣也鬼谷子姓王名詡周末人隱居青谿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嘗師事之跡是也企舉足而望也潁陽許由隱遯之所莊子謂堯以天下讓

許由由逃之潁水之陽且以堯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閭闔淮南子註云兌風也渙水文微動貌靈妃宓妃也蓋宓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寒脩古之善為媒者楚詞云求宓妃之所在吾令寒脩以為理○景純自謂才志足以有為而朝廷不能盡吾之用乃欲遯迹山林高蹈風塵之外故託意遊仙賦詩以自見此篇謂青谿山有道士號鬼谷子者乃自况也且言企跡許由臨河思洗其耳以自潔因見波上靈妃相顧而笑欲求之而不可得此特寓言以舒夫

起四句洒脫精麗

醒快

逍遙縱遠之情非必實有所見也。荆州記又云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然則此詩殆亦因至青谿而作歟。

翡翠戲蘭苔。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

一山。獅反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放情凌霄外。

爵藥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右挹浮丘

袂。一作右拍洪崖肩。借問蟪蛄輩。寧知龜鶴年。

比也。翡翠鳥名。赤羽曰翡翠。青羽曰翠。苔莖也。蒙籠蔽覆貌。冥玄默也。霄近天之氣。爵藥猶魏文帝典論言飢食瓊藥挹酌也。赤松已見前松子

註在挹之挹猶引也。浮丘李浮丘伯王喬之附

拍拊也。洪崖亦仙人號。見神仙傳。蟪蛄蟲名。以

蛄蛻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龜鶴壽皆千歲。道家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故壽。○此篇蓋

刺時人之玩細娛而忘保養者。言翡翠戲于蘭

苔。其容色非不相鮮。而可悅以喻人之役于世

網。苟趨祿利。莫不以身榮。而自矜然。視山林潛

遯之士。怡情養性。超世絕塵。而時與羣仙遨遊

上下者。相去遠矣。且此輩迷溺不悟。政如蟪蛄

之朝生暮死。又烏足以知龜鶴之長年哉。

南唐書 卷之四 卷之五

借事轉意妙
一及二已搭湊得
現琦有姿態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夏。淮海變激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賦也六龍日駕也淮南子註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淮海變禽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矣夫丹谿仙靈所居即所謂不死之鄉也螭如龍而黃無角非我駕言非我所能駕之也魯陽迴日淮南子曰魯陽

意工妙

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註云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吒歎聲○此篇感晷運之莫留因物變以惻已思欲騰化而未獲所願是以不免臨川而哀歎也

逸翻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青陽陵苔衰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涕緣纓流

比也羨猶慕也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運者周游之意吞舟大魚也韓詩外傳云吞舟之魚不居潛潭旱圭曰璋圭璋特達禮記聘義之文凡

朝聘用璧琮則有幣圭璋則特用不須幣帛足
以自達也閻投謂使人疑而不取鄒陽書云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閻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
盼潛穎苞含而未發者春為青陽陵并也草亦
之翹秀者皆謂之苔○此篇傷已志之不遂也
其言逸翮迅足自况思欲飛騰於高遠而淺水
不能運大魚以喻朝廷狹隘不足以任已也且
謂吾才固為有用然不可以強進是猶圭璋雖
稱特達而明月之珠豈可以閻投人乎由是思
之向也未得就仕則如潛穎未舒怨春陽之不

早及今既仕而無所成直恐年與時馳遂至
落譬則陵若翹秀而衰素秋之易迫也夫景純
所以託意遊仙者正在於此故其悲惻而流涕

豈得已哉

說大凡却借爰
居為柄是何等
凡謂此所謂善
於取態意不甚
奇然未得氣
勢跌宕遂有此
咤生凡雲之意
此是神來之調
前此駭馬下坂
却用此兩句既
收真是奇詭
不倫

襍香縣魯門風煖將為災吞舟湧海底高浪駕
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
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五感其願開何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城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
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也
比也襍縣海鳥名國語云爰居止於魯東門外

三日展禽曰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
今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暖賈逵曰
爰居雜縣也蓬萊海中仙山史記封禪書言齊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
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黃金銀為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陵陽容成皆仙人名列仙傳云
陵陽子明好釣魚於魚塲中得服食之法乃上
黃山采玉石脂服之三季龍來迎去丹溜即石
脂流丹也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時
揮者舉手行杯之貌姮娥羿妻也淮南子曰羿

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中領搗
動也頤刻也列子曰頤其頤則歌合律九垓之
垓當作陔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子汗湯
遊于九陔之上灑郊祀歌作九闕註謂九天之
上也此與國語九垓之田義自不同齡年也邁
過也五龍榮啓期遁甲開山圖解謂皇后君昆
第五人皆人面龍身同得仙治在五方長曰角
龍木仙次曰激龍火仙商龍金仙羽龍水仙宮
龍土仙也灑武諱徹亦好求仙內傳西王母曰
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殆恐非仙才也○此篇

刺時君無戡亂之才也言海鳥知風暖之災而
避于魯門以喻國家將有禍亂當息所以豫防
而銷弭之迨夫兇逆一起則朝廷傾危正猶海
風既至則大魚騰躍高浪簸掀而蓬萊為之動
搖矣因又託言蓬萊諸山素有騰化之術當此
風濤險惡乃能排雲而出相與升降于九陔之
上遊戲自若是以禍難不得而及歷年若此其
永然世人君所以遇亂畧弭災患而延國祚者
是豈無其道哉故篇末特借燕昭無靈氣漢武
非仙才為喻其旨微矣是時王敦已有謀逆之

心故為是言及其舉兵犯闕攻據石頭而宮省
奔散上下危懼亦其驗也

謝混字對源陳郡陽夏人太傅安之孫也風
華為江左第一尚孝武帝晉陵公主官至中
領軍尚書左僕射以與劉毅善坐誅

游西池

西池在丹陽城西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素豈不疾良遊常蹉
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聲陵闕高臺
眺飛霞歌叶寒反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具鳴禽

起四句好凡度
意緩而語峭以
陡然起故覺醒
人

集水木湛清華叶胡塞裳順蘭叶徒倚引芳柯叶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賦也蟋蟀唐風篇名蓋民間終歲勞苦相勸為樂之詩勞者歌韓詩伐木序云勞者歌其事有來謂歲月也李善引陸雲歲暮賦云年有來而棄予城肆禮記正義云城內空地曰肆被延及也臺即闕觀也惠風呂向曰春風施惠萬物者也繁卉木茂盛貌屯聚也景日晷也順循引牽也美人指友人而言愆過期也遲暮衰晚也楚詞云恐美人之遲暮南榮即莊子所謂南榮趯

也康桑楚明南榮趯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多謂多其思慮即營營之意○此對源感詩人之訕歌歎歲月之易逝故於芳春出遊西池而登高眺翫臨流徙倚其情賞自得如此因念友人牽於世務不得及時相與為樂恐其遲暮無如之何且舉康桑子所以誠南榮者為勸則其意之所在豈特望其同遊而已哉

